野航史話

野航史話序

僕自癸酉夏感奇疾誓不復讀書嘗以潘木公爲質然呻吟之餘聊蕭無託閒復抽編但方較是荒集不皇著述明年夏疾始

巳集亦成乃攜一小姬東下自
料生平如更無事胸次頗覺有
餘但陽火觴頭與目俱楚暑路
無聊未免咄咄舊蓄二鬟久侍
筆墨知其宿痼隂令小姬叩余

史事余遂欣然爲答雖亂抽殘帙無復條理與寄所及亦無義例然每一論過亦自快然如吐喉骨也兩鬢隨即記錄旬日之間得少許許旣抵橫塘重裝行

李乃始知之笑曰何物青衣將破老僧戒乎然業已授簡姑置之題曰野航史話

石民記

野航史話卷之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孔子沒其弟子立有子爲師事如孔子先時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諸弟子以問有子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余以有子之似孔子正在於此使後世儒者必

測陰陽之變窮生尅之致斐然成章足以聳二三子之聽矣而有子不爲也然而有子之默有子實不知也夫子知之而門人問之亦必默不以應也

司馬季主曰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彷文王八卦以破敵國句踐深於易典籍中唯見於此卽吳越春秋亦止載范少伯六壬神驗耳

褚先生曰記曰能得名龜者家必大富至千萬
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
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
龜八曰玉龜令人安以玉琢龜曰此玉龜也得
之可辟兵相率以千金爲售亦何不讀書也
以人之名取言未有不悞者淳于意古名醫也
其言曰年二十是謂易貿法不當砭灸砭致氣逐
然今之年少以逮兒童因砭灸以已疾者甚夥

也拘儒苟以名爲循庸可既乎

凡用人者務得其意得其意之道在不拘常格拘常格鮮有能用人者矣漢武帝時胡建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甚得衆心會監軍御史爲監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欲誅之乃約其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則取斬則斬衆曰諾於是當選士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畢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軍御史曰取

彼走卒輒前曳監下建曰斬之卒輒斬御史諸護軍校盡驚愕不知所以建則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監軍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於黃帝李法是謂姦人臣謹按軍法制可建以是顯名

讀書不詳古人通病故建論彈駁互爭甲乙俱枉婁森如疑獄翻案雖屢經讞決生死殊軏然皆不察初情徒滋口舌如楊子雲之徇命亦一

事也子雲符命後世以此譏之至宋儒直稱爲
莽大夫爲之頌不平者言亦纍纍然亦嘗察其
初乎國史曰初王莽旣以符命自立及即位欲
絕其源以神前事而劉歆子棻復獻之莽怒投
棻四裔詞連及雄雄方校書天祿閣治獄使者
來收雄雄懼不得脫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請
其故則棻嘗從雄學作奇字也有詔勿問京師
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如此

則作符命者劉棻也棻不過從雄學作奇字耳雄未甞與符命之事也故羅織如莽置之勿問其謂雄作符命者一時譌傳輕薄之語乃不此之論而至被譏疑無楊子雲何其讀書不詳也

漢武帝悼念李夫人令齊人少翁以術致之爲是耶非耶之曲又封其弟廣利延年其事甚著而史又云少翁致王夫人其說兩存殊不可解我直疑後世抄傳魯豕之誤也

古人之技其粗者亦非今人可及也王莽募奇技術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能飛者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今有此乎余嘗見一人以大鳥翮飛然無環紐止可踰垣耳余猶以有可用若得數百步固軍中一奇也安可得哉

余少嘗遊吾郡峴山聞歌呼劇飲者所稱字號皆郡之貴人也怪之旣察之乃乞兒也嘗以爲

笑既讀後漢書向翊有弟子數人名顏淵子貢季路冉有時乞食街市或悉邀乞兒同飲宿因笑吾郡乞兒固有所本也惜不以賢而以貴卑矣

余嘗怪岐黃家製方必窮析分釐而置劑者每以手爲度必不能合欲以巳疾焉得不疎古之名醫止華陀置劑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陀能剖腹破背湔洗腸胃此可倣傚乎

杜恕家戒云張子臺視之若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可好敦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禍患何從而來可謂名言

秦宓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文彩自飾畫哉天性自然宓文不甚見然自是文章家第一流語也

西晉石珩問袁甫曰壽陽以西何恒旱壽陽以東何恒水甫曰壽陽以東皆吳人鼎足强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積陰成雨積雨成水故其域恒潦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强吳美寶畢入志盈以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曾僖甚悅故致旱此言雖鑿似亦一理也

謝晦被誅其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被髮徒跣赴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塲奈何狼籍都市

此言字字可息吾輩一日當誦三過

謝濬任俠不嘗當世與名士范泰爲雲霞交交

道中以此爲第一

孔靈符嘗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

十五頃含帶二山得此可以老矣

宋時元凶劭弒逆孝武起義主簿顔竣馳入見

曰劭已據有天府而四方尚未知義兵之發脣

齒不相應危道也沈慶之曰今方舉義而使黄

頭小兒皆得叅預禍至矣宜斬以徇孝武遂定
策慶之謂竣曰君但主筆札他勿有所預旬日
疾下遂斬元凶若慶之者老幹無枝可謂大將
矣

宋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
圍碁州大中正王諶沈勃庾珪之王抗四人爲
小中正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因知當時
大小中正之外尚有清定訪問名目今反不著

而以圍棊儈署傳故知古之逸事多矣

嘲儈紹棲遯齊高帝謂其兪慶符曰卿兄高尚
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所謂遼路絕風雲通
也其言可味

蕭子雲弱冠撰晉書年二十六書成百十卷尚
友古人頗讓此一頭地

王儈佑爲太子中舍人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
遁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我以傲得

戍庶近之乎偕將無休文不得此摹擬

沈約撰晉書一百餘卷巳遇盜失第五帙遂不得爲全書蓋其人雖存終不能自續也余之著述被盜屢矣故急急了小集後世當亮此懷也

僕鈞在郡有聲郡人多病瘧自鈞至瘧竟絕余近病瘧經年頗疑來病君子偶息此言因而顧牒茶檘當無怪也

人知狄仁傑遷湖州項羽廟不知梁蕭琛骨厲

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而死乃據此廳事耶何陋也竟遷他廟祀并絕不知何時復據郡舍致仁傑一篇文耶項羽在六朝時郡人號爲憤王

劉孝綽七歲能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兄弟及羣從子姪凡七十人並能文其三妹一適瑯琊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著才

名而悱妻文尤清拔世稱劉三娘人家聚笏滿
牀何足爲榮若此者王謝崔盧皆出其下
王筠自撰文章每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
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守各十卷尚書三十卷
凡一百卷行世余刻詩頗倣此但居官日淺故
渝水之外大槩患難貧賤之時然其分合亦各
自有首尾
近世一士紳歸遇僧出于妻戶謂之曰後莫復

爾聞者傳笑然亦自有本劉師知爲陳武帝弑梁敬帝還報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于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

傳綽以諫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牀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許日時閒彈指戶閫知真苟不化忠亦爲蛇但既已爲蛇嚆復彈指此不可解

余嘗自恨不爲縣令蓋我家祖父伯叔人人爲

循吏如陳之傳琰家世作吏多著奇績故世傳
諸傳有理縣譜余家可謂不媿矣
桓冲之造一器不因風水不勞人力而施機自
運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此
亦一奇也惜其法不傳矣
何敬父仕齊爲長城令義嚴一介會歲饑夏至
節忽榜其門受餉數日中遂得米二千餘斛他
物稱是乃悉以代貧民之不能輸租者此等事

極易爲今人却葬骨

秦皇長城隋煬運之皆萬世之利如齊文宣可謂癡漢天子然自西河築長城東至海凡三千餘里六十里一戍功豈可澌滅

周武帝詔曰至道宏深渾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源流逾遠淳離朴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

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祕笈玄文有可濟養黎元扶成敎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猷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崛宗積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近世林三教乃祖其說耳輒自標置亦云淺矣

婦人自識士者不少若識帝王者齊君王后與齊武明婁后耳婁后叟勝君后者三事強族聘之多不肯行君后所不聞一也君后先失身于

法章妾后止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聘巳父母許之二也法章本應得王高歡時執役城上耳三也固是識英雄婦人第一

高閭在齊孝文時上備邊策曰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三百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此可永式蓋每里一百八十步其曰二百步者舉其

成數也

羊烈家傳素業閨門修整一門女不再譙嘗于兗州造一尼寺凡女之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尼蕭守戒行夫女不再譙易也使寡居爲尼肅守戒行其難矣乎

火燒張彝宅賀六渾之所以生心也然當時尚收執八人今并此不可得英雄能無歎乎

邢劭藏書極多而不甚讐較每見人較書笑曰

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較此唯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耳近世謝肇淛方伯家藏書頗富而抄本未曾加較至不可讀此抄書未曾讀耳讀之嘗悶死豈能適哉

余少時嘗月夕欲泛西湖無從覓篙師乃棹所蟻舟往還投數十青蚨于船同遊者笑其迂余以自不媿也鹿愈嘗舟行詣徐至大梁而眺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行數里愈覺即停船持

綠三丈還至斫禾處置之而還古之迂人當不乏也

邢子才謂盧詢祖有規簡禰衡盧思道無冰稜文舉其言可息世間不成格名士大約如此

魏收爲魏書時稱穢史至投牒者百數然史所譏指况爾朱榮爲韓彭伊霍則不然其原文云若修德義之風韓彭伊霍亦何足數此没譏直貶之詞何云曲筆也

世每言楊素教車爲騎以勝突厥此讀史者之
麤心也史曰開皇中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命素
討之先是諸將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
以鹿角爲方陣騎在内素曰此可自固耳乃悉
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大喜以爲天賜
下馬拜天及戰素奮擊衝突任意破其十萬衆
此着緊處在奮擊衝突耳苟不能奮擊衝突不
如自固之愈耳葢素用法嚴每戰先使一二百

人陷陣如囘必人人就戮故能用衆奮擊不然則迸頭之拜天未爲妄也况今之兵怯不能固固則火器雖出不患不勝又非昔比尚可言廢車爲騎乎

天下戶口不入版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今急當澄此以均民力而有司懼于不得要領余以裴蘊在隋時奏令有司親僃閱又使民互糾得一丁被糾之家代輸賦稅于是郡縣上計增

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至六十四萬一千五百此法可倣也而要益以先自手實之法使人畏糾而代輸要易爲力矣

天下不近人情者則必險陋古今一轍田式仕隋文帝女婿杜寧自長安來省或扃之內齋久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檄繫慈式知之杖寧五十每赦書到必先召獄卒盡殺諸重囚而後宣讀尋被譴除名式恚甚不食至索椒欲自殺椒不

得則陰遣侍僮市毒藥妻子奪棄之怒臥不起其子勸之抽刃斫焉急避刃中門得免此其不近人情果于酷虐止爲保此官耳不得官則憤怒求死固一致也

野航史話卷之一終

野航史話卷之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馬嗣明隋名醫也楊愔嘗患背腫嗣明以鍊石塗之立愈鍊石法以麤黃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內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簁(音篩)和醋塗腫上無不即差者此方今醫不知用當廣布之也

王微嘗言文情不怨息抑揚則流瀉無味自是

解人語

張敬兒仕南齊歷位開府武帝立不蒙勞問心疑之妻謂曰昔吾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巳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乃今復夢舉體熱矣未幾被收蓋熱極則焚矣其半身熱手熱者禍之幾也不至開府則不收不歷南陽本州則不至開府然福之兆未有不爲禍之幾者也故禍之幾人嘗悞以爲福之兆

王裕事宋與徐傅同朝而絕不一詣子瓚之仕齊與柳元景顏師古同朝而亦不一詣孫秀之褚淵欲約婚而不肯葢三世不事權貴余王父一忤夏言再悞嚴嵩三忤徐階遂以三黜先君爲臺諫不肯低眉時貴仕垂三十年終于正郎余不肖而觸忤貴人則云屢矣雖牢落至此自謂可與秀之并門同傳也

四夷里數與中夏長短懸殊中夏斤兩衡度俱

至不齊而獨里爲百八十步則古今如一獨北魏書云宣武帝射遠及一里五十步實計三百五十餘步此不可解當是夷論未銷除耳

北魏羅結任侍中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時年已一百七歳後除長秋卿典後宮出入時年一百一十始聽歸老年一百二十卒賜第東川并爲築城名羅侯城觀此則宋文潞公九十在朝近日王少師八十四罷仕政未艾也

古人一斛有十斗者有五斗者如高允所論之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二百二十萬斛此以五斗爲斛也

客有謂賈息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息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爲雅談不直雅談良至論也

近世董斯張、有書名掌記、後更廣博物志、余甚懼此書難廣、然亦彬彬可觀也、北魏常景性好異書、嘗有刪正博物志、僭不得見耳

均田之法、唐尚不廢、以後遂無王田之說矣、然考之北魏、諸男夫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身沒則還田、受田者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

不畢之地、于桑榆地、則雜蒔餘果、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諸桑田皆世業、身終不還、盈者得賣、不足者得買、不得賣其則、亦不過買、諸土廣民稀之處、諸地狹之處諸無桑之處、諸舉戶老小疲癃者、諸寡婦守志者、諸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牛者、諸移徙他鄉與從而新居者、諸流配遠謫、與戶絕無人者、一一各有區畫、制極周悉、其諸宰民官、各隨地給

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各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考之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

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各所宜木、皆有數、諸鄉有寬狹、地有肥瘦、人有死徙者、倍半買賣、各有限制、自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此制永廢、人不知寸土皆王田矣、惟開創之主、尚可覺斯民耳

魏孝文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一十六男、此較周八士又倍之矣

儒者痛詆寇謙之誤魏太武、然謙之卒也、口中氣若煙雲然、從牕出、上至天半、乃滅、尸體引長

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忽復漸縮僅六寸許見之史傳豈其徒之妄說耶

北齊南陽王綽生於五月五日辰時後主生于五月五日午時綽後見殺經四百餘日始大歛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尸不壞

元世哲弟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至紫陌乃墜此法今亦不傳矣

北魏氏族法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腴有令僕

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爲甲姓九卿方伯爲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如此此則本朝身至三公三世者竟無其人膏粱絕矣華腴亦數家耳選舉日以公世官日以廢人才日以弊不知其孰是也

齊文宣時元文遙爲楊愔所器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也一日忽被中旨幽執莫知其故已文宣忽自詣獄執其手謝親解御服及金帶

賜之卽日起尚書祠部郎尋參軍國大事唐太宗賢褚遂良李世勣以貽其子文宣則身抑而身揚之矣雖非中道然文遥頗爲盡力亦駕馭一策也

周李遷哲世爲山南豪族歸朝累戰功都督七州軍事爵安康郡公性華侈厚自奉養姬妾至百數生男女凡六十九緣漢千餘里閒第宅相次令姬人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往來遊幸鳴笳導從縱酒醼酣極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

其年名者披薄審之此人福澤非常氣局亦包絡一世矣

隋志曰淫哇之音能使骨騰肉飛此文筆亦有天際飛花之致

隋志曰豫章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則更娶富戚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前猶見放逐則近時習于禮義不可謂非理學之漸摩也

唐李文博鯁介清廉薛道衡奏爲從事嘗詣房玄齡玄齡謂曰公平生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會此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奮臂厲聲曰清流者必潔其源正末者須端其本今源混本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玄齡爲之悚然答

憲宗之世權璫雖恣意威刼然其意在責下以廉至于 聖明當御更惓惓于激揚而貪風益熾民愈不堪治亂不

同同歸乎，源混本亂也。孰要之術孰爲　明主

一敷陳哉孤臣淚漸此牘矣

唐麥鐵杖一健兒起家耳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人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噴鼻治黃不差而死兒女手中耶彼尚如此何況我輩

陳至德初韋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皆當

葬長安期將及故破產束裝耳此人無大名亦尚與荀勗同見吾輩終日祿祿異日盜賊焚其廬燼其先人遺編笑曰夫夫空負早見徒虛語耳豈不媿死

唐天文志曰吳中常侍王蕃考先儒所傳以戴日下萬五千里爲句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餘今測日晷距陽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則一度之

廣皆三分減二南北極相去八萬里其徑五萬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蓄之術以蠡測海者也古人所以恃句股術謂其有證於近事顧未知目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譬遊于太湖廣袤不盈百里見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于巨海不知幾千萬里猶見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于朝夕之際俱說重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既有之

縱亦宜然又若樹兩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數十里置大矩于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矩于其上亦當無影矣又置大矩于此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則當無影試從北表之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將積微分之差漸與北表參合表首參合則置矩于其上亦當無影矣

復於二表間叓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則表首環屈相合若置火炬於兩表之端皆當無影矣夫數十里之高與十里之廣然猶斜視之影與仰望不殊今欲憑晷差以指遠近高下尚不可知而况稽周天里步於不測之中又可必乎此論破的天文家所當奉爲指南也

代宗生母吳后及即位上尊號啓故空祔葬則貌若生衣成赭色貌若生者靈矣衣成赭誠異

事也
每怪大第貽後人人不能守而呂丞相爲宰相廳事不足爲太祝廳事有餘之語似止爲子孫計而身之榮顯反置上恩於不問者亦似非中道獨唐河間王孝恭云我所居頗壯麗要非我心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它人所利此其言差當但君子素位而行身爲郡王大將壯麗亦宜何必謂要

非我心子孫正宜有素位處既無世爵世勲不得不別有以傳之耳其守不守亦何足介意

人主假少君之術以見所嬖者有矣無如唐太宗假以見馬周眞君臣知契千古一人也

張玄素孫伏伽俱于隋爲令史唐太宗訊之伏伽雖在廣坐而陳說往事略無隱諱玄素顏若死灰精爽頓盡如此氣量却亦直諫顯太宗之訊正窺其不足也

天下固有以抑而得怨雖極惡而姑容者極多也如唐中宗曰朕以天下與韋玄貞亦何不可裴炎程務挺佐武后廢之伊霍一流也惜武后太不理于人口故中宗得復辟耳二子未可盡非也

唐肅宗時十月丙申有星犯昴韋見素言于帝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刑當火位

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對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期祿山死占驗之道雖多端不出五行之理五行無死數在意以神明之通此數語者三式天官風角充棟俱可束之高閣

韋陟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分主報答惟授意而已書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從來受用姬妾風雅此爲第一

吳至永嘉而盛然在唐猶未及今也郎以一事觀之玄宗時韋堅于廣運潭聚舟三百每舟署某郡郎以某郡物產纍陳其上廣陵則飾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綾絳紗南海則玳瑁象齒珠琲沉香豫章則力士磁酒茗鐺釜宣城則空

青石綠始安則蕉葛蚺膽翠羽吳郡則方文綾一物而已使在今日吳物當居天下大半矣它物如故獨豫章力士今不見

李聽晟之子盛飾服玩或誡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何以見忠功之效吾故欲誇而勸之也此大豪傑識量亦純忠臣氣槩可媿殺沽名皺子數百輩聽又好方書擇其驗者題于帷帟牆壁間皆滿我所輯方書成當名曰李公帟

晉疑唐玄宗時蜀中荔枝七日至秦似非人力

按當時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自海道抵京師役人凡四十三萬此亦何難今國家玉食萬方其所謂進鮮者迂迴時日大率過時民亦不知勞　祖宗德澤深矣

鄭注能以餌黃金起李愬痿今方術亦不知此方矣

歐陽詢晚自矜重其書偲毛為筆覆以兔毫非

是未嘗輒書今天下無筆不如此可知古人朴
也
李林甫作相時張九齡裴耀卿爲左右相每就
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獨軒驁無少讓時
謂一鵰挾兩兔此似可保全矣然林甫特以陰
狡傾二人而二人不知也未幾罷夫九齡輩幸
爲林甫傾耳不然何以自解天下後世即磬折
終不免何若多此醜態勁骨者尚如此何況今

之斗筲

自古英雄未有不憐才根于天性者李克用一

健兒天子耳李存孝雖甚勇然背晉歸梁又爲

書檄詈克用車裂以徇豈足爲吝然克用惜其

才悵恨久之爲不視事者十日此人焉得不爲

天子

野航史話卷之二終

野航史話卷之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五代時朱瑾事楊行密嘗病疽醫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我非以病死者及徐溫父子專政瑾謀誅之被殺瘞廣陵北門是時民多病瘧取瑾墓上土以水服之病輒愈身知不以病死死後墓土尚能已病眞快士也

袁象先平生積財數千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

不以分諸子而悉與其子正辭正辭守父積錢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必止象先初尚梁太祖姊爲宋州十餘年歛積踰千萬梁滅齎金數十萬賂唐宰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以是莊宗厚遇之正辭在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石敬塘立亦獻五萬緡授雄州刺史雄在靈武西界鄰吐蕃不欲

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忿至以衣帶自縊出帝憐之方欲與一内郡而正辭卒今有財者大要得此效何怪舉世積歛故曰錢之神世之衰也

張筠起家富賈事唐明宗爲河南尹弟籛爲京兆尹筠初嘗代康懷英爲永平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于唐故宮掘地得藏金玉甚盛又裨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温韜發唐諸陵分得多

寶鈞以事殺威亦盡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槖王衍自蜀入行至秦州宦者向延嗣殺之盡取衍珍寶已明宗遣人誅宦者延嗣亡命而珍寶又盡爲錢取以是鈞錢兄弟積貲累鉅萬然鈞好施而錢鄙嗇鈞後以市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鬱鬱死而錢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享樂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之報施安在哉人安得不損廉去耻而求富足耶故曰

不咎人而咎天

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得薦所知號曰公薦宋太祖慮其貪緣挾私禁之然宋以前得士較宋以後得士孰多故曰法立而弊滋上疑下而下之報上愈薄

余嘗有句曰曹公亦是青州帥光武初推銅馬君宋史曰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以開元帥府故流賊至百萬終不可盡殺亦不能歸南畝

惟有收爲兵然非創業中興亦不能區處倘若建炎者其善撤之尤者也

南宋士大夫不服本等公服及分色樣唯服紫衫以爲便當時軍事倉卒高宗之吳后常以戎服侍從況于人臣乎

党進武人而麤名進其自稱每曰暉人問之則曰吾從吾便耳此人大解脫與女妖題詩署我者一意

竇貞固唐五代時位三公少時中蟲若有物贅在喉間哽閡及爲相日偶大吐一物落銀盤中狀如蜥蜴毒氣蒸衝特命鑽於中衢臭聞百步外人苟當貴達蠱不能害又何憂於人

宋綬宋人也嘗補唐武宗以下實錄百四十八卷本朝修元史者皆勝國遺老凡所殘缺不能補一字何也豈時爲之歟

宋時以文臣爲監軍然嘗稱副蓋從古監軍稱

副也國初文臣曰贊理曰參贊亦其遺意且若之幕寮上佐之間幷監之名不設矣今文臣爲帥將反爲屬不則亦爲雖監司稱監軍亦未肯居于副况御史乎如漢時軍正丞猶得斬監軍御史後絕不聞矣以此而求戰勝攻取雖黃帝復生有所不能也

余嘗言鬻官之弊久矣價錢而入冗未有如今日者也觀范純粹疏云今西北三路凡納三千

二百緡者許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者許買供奉並免試注官天下士大夫有服勤至死猶不得霑世恩者而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即可任三子竊爲朝廷惜之當時所納止于九品虛銜價猶如此今豈非徒受其弊乎 主上毅然止之聖政也士大夫反欲開納亦不思甚矣

李大臨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篋化爲雙雉鬪山谷間耕夫獲之貢者指爲盜械送

于府大臨能辨其異立釋耕者此博物者所當知也

孫覺事宋神宗直諫院嘗以言事忤旨詔奪兩級故事諫官有出外無降官理覺遂連章丐去曰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因出判越州蓋先是中丞趙挺之以論事罰金陸佃爭之謂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為中丞今 熹廟時臺官十九加

銜世謂之凸近年臺諫俱鐫級世謂之凹今臺
諫求得鐫級不外調以爲幸聞覺之言能無歎
乎
虞策在宋徽宗時疏請節用其畧曰臣比在戸
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畧
相當嘗以祖宗故實考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
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所入四千四百萬而
費五之一熈寧所入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

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爲裒會汲汲然不能終日
願淚裁浮冗以惜物力李迨于宋高宗時爲四
川都轉運使踰年詔迨具每歲收支之數以聞
迨爲考其本末具奏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
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此所支闕五十一萬餘緡
五年收三千六十萬此所支闕一千萬餘緡六
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
支闕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闕即

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六十七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泚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曾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過倍其取于民可謂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莞榷居其半

今四川榷塩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于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贍川陜一軍而不足又加折估及正色米一項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臣以紹興六年朝廷取會官兵數計之止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决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内官員一萬一千七員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

人官員之數比官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此朝廷不可不知也此一爲北宋之末一爲南宋之始宋之國計大約可見矣余之徵討錄獨取於宋以其近於今也此亦大約矣

鄧肅自幼與李綱爲忘年交綱罷肅上疏曰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二語足槩綱生平可謂知已矣學正術疎人所易知謀深機淺

此前者所未發也

王安石經學敗於楊時而成於王居正時嘗出所著三經義辨以示謂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三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書既進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閣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今王氏書與駁正王氏書俱不流傳亦千古一恨也

紹興三年以地震求言洪擬上言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疎遠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參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酒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酤賣是行法止及貴堅也此言甚中今日之病當亦是古今通病

耳
宋人張威自行伍充偏裨戰必克金人憚之荆
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鐵騎一衝則吾
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
聞金則撒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族
金人隨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
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其臨陣戰酣
精采愈奮則兩眼皆赤時人號張紅眼又號張鶻

眼每戰不操他兵有木梧號紫大蟲揮之掠陣敵無不披靡者其軍行必銜枚寂不聞聲此真名將也名不甚著嘗表而出之

唐璘為御史論宰相以時文之才為維世之略其言甚可思

宋楊掞本書生工詞賦倜儻任俠嘗貸人萬緡遊襄漢間入倡樓餞乖盡夜忽自呼曰來此何為輒棄去已在參軍杜杲幕能出奇計解安豐

之圍在軍中嘗費錢數萬買似道核其數孟珙以白金六百兩與償捴又費之終酬飲似道欲殺之捴曰漢高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如公瑣瑣何以用豪傑似道姑置之捴初從戎習騎射每夜用青布籍地乘生馬躍初不過三尺次五尺次至一丈數悶跌不顧孟珙嘗用其法以為小子房此真奇士將宋人酸腐氣盡洗淨此等人似道尚能姑置之今之賢者未

知如何矣其躍馬法孟珙老將反取資之固知可爲永法也

南宋張惟孝慷慨負奇自襄避亂江陵幹官鍾蜚英見而奇之以告宣撫姚希得希得晏之仲宣樓酒酣謂曰世事如此奈何不出惟孝不答再叩之則曰朝廷負人蜚英曰有國而後有身惟孝乃躍然起曰惟命卽請空名帖三十道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精甲五千至希得大驚喜

會鼎澧五州危甚惟孝率衆往援戰屢捷希得爲請所部姓名答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未幾遁去物色之不可得或云趨淮甸不知所終此大奇士

余嘗選千古功名之士以樓三層祠之唯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居最上此君亦其流亞歟

短喪之制人以爲始于漢文帝嘗爲不平漢文知時不能久故申言之實稍加于昔而後世有

于黃老之術而不知也宋人李性傳嘉定中疏曰東周而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除服秦漢之際尤爲淺促孝文定爲三十六日覩孝惠前差有加矣至東漢後又損爲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能復古制而羣臣沮格未克盡行惟我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克篤前烈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嚮風民德歸厚此疏

可爲此事信史

徐霖嘗上疏言史嵩之奸狀畧云嵩之先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至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變化之術甚祕非章章然號于人使爲小人也每于善類中擇其質柔氣弱而易奪者親任一二覘其稍稍異巳即排斥而擯逐之風其餘此術小人工用不獨一嵩之也觀之能無

愧乎

朱仲晦疏云今之在位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眞亂世確症也萬曆初江陵不惡諛言士大夫工啓事以為媚近有復循此者偏召名士頗費心力裂而還之終致于理彼無啓而金珠者皆高擢矣

喻樗字子才精賞鑒宣和間嘗謂友人沈晦誠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

第一凌景夏第三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未幾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方今省試不可無此人于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爭請婚不許及見汪應辰張孝祥曰佳壻也遂妻之兩人俱擢進士第一此人可謂慣識狀元幾與賣平天冠者同一生意稍不冷落絕耳

宋人張愈初負大志嘗請使契丹欲令夷狄自

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屢舉不第用薦除較書祕閣辭弗就隱于家喜奕棋樂山水每逢興劇雖數千里必盡室往遊于是浮湘沅覽浙江升羅浮入九疑所至必買石載鶴以歸歸而杜門著書其所居爲青城山之白雲谿杜光庭故址也妻蒲氏亦有文愈卒蒲爲之誄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氤氳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

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峰千仞有谿數曲廣成遺址吳興高躅疏石通徑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眞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汍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吾終不遂

亦可與斯人千古爲匹耶

野航史話　卷之三

野航史話卷之三

野航史話卷之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尹洙之兄尹源嘗作唐說其畧曰世言唐所以亾繇諸侯之疆此未及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旣弱矣而久不亾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以爲重何則假王命以制則順而易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

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節姦雄附而起德宗之世朱泚李希烈始僭而終敗亾田悅降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氏之叛先正三鎭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雖廣明之後

關東無復唐有而方鎮相侵伐猶以王室爲名及朱溫舉河南劉仁恭戕敗羅氏内附王鎔請盟則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代唐而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溫之暴不過取霸一方耳安能禪天下故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亾河北之弱也此論

甚異而確談世變者不可不知也

天水碧余嘗以名焉然宋南渡時以餘不溪水染二釐絲故以得名先以南唐時李煜妓妾常染碧色經夕未收令露下色愈鮮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衣謂之天色碧一曰宋亾之兆一曰滅于宋之兆皆好事者之口也

南唐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

方任用宋齊丘虞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晏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虞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虞白數爲烈祖言中原方横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虞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于車

上小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
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
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
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
眞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元宗南遷豫章
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
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
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

變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之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虔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媿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我美酒飲之略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于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溫天聖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虔白文集仁宗皇帝愛

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此人可謂眞隱此隱可謂卷而懷之史所稱隱逸我不敢盡然也

王彦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唐同光末諸郡多亂彦儔亦樂禍息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彦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褁甲爲内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彦儔使壯士盡捕斬之將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

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伏黨為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卽斬之歸其罪于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討不能守匿其妻子于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為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内和遂為信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于是務為恭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節

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鎮此人大黠黠極便亦快

南唐陸昭符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而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懾撫案叱之雷電遽收及舉案唯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此亦異事當爲格物者立一案也

南唐盧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余嘗論女狀元女較書等此亦足補一事

南唐張易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于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峩喑嗚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

事亦賴以濟余嘗用此法以禦亾友鄒公履古人有得我同者良快良快

周俊攻南唐淮南郭廷守濠州籍州民不逞者聚于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此守城者所當法也

南唐故事試進士中選者主司必延之陞堂置酒此猶盛世造士遺風也今亦不可得矣

南唐劉承勲爲德昌宫使宫籍煩委無綠勾較承勲獨任其事盜用無筭保大後貢奉事與倉猝取辦愈得以爲姦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後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勲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預自結中朝爲異時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

千枕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亾承勳歸京師首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此出特命勿敘用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此事天甚快可爲姦人劈頭一砭

偏霸英雄有盛世開基所不及者如南唐烈祖嬖後宮种時光受禪後得一子甚愛之他日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月未解种氏負

寵輒秉間言景遏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理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遏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封爵此不在漢高上耶

南唐耿先生者父雲軍大較耿少爲女道士玉貌鳥爪常着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丘進常見宮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鐺中烹鍊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

摊鑪索金盆貯雪令宫人握雪成鋋投火中徐
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爓麥粒成員
珠光彩粲然奪真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祕愛
耿覩之曰此未爲佳者以夾緤囊貯白龍腦數
觔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于所進遂得幸
于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
矣久之宫中忽失元宗母宋太后所在耿亦隱
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

里方山寶蕐宮元宗亟命齊王遏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宫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此事有二異耿先生已有道術而尚與人主交一異也一國之母爲道士所淫樂經月二異也國之將亾妖孽生焉此之謂歟

金泰和九年省臣奏科場搜簡至解髮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禮查大定故事第令舉子就沐

浴室宮置衣爲更衣旣可防濫又不失體上從之禮失而求諸夷可勝慨乎

金哀宗在蔡忠孝軍提控李德以月糧不優率十餘騎入省叫呼幾于罵詈仲德開大怒縛至杖之六十上謂曰時方多難卿何不少忍仲德曰錄功隱過自是主恩若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前雎陽之禍豈獨奴罪亦有司縱之太過

使然也今而後賞必有中罰則臣任其咎已蔡城陷仲德赴汝水死將士五百餘人皆從死莫有異志者世言將嚴士不附觀此可以知其言謬矣

李西涯有句云本朝科第重三元按金孟宗獻發解府試省試廷試俱第一號孟四元觀此可以知此句不落空矣

元史載湖州長興縣有金沙泉泉不常出唐時

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司具儀祭之始得水
事訖即涸宋末屢浚治泉不出是時帝遣官致
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所司以聞帝賜名爲
瑞應泉此泉本朝久涸近明月岕茶盛行此泉
復溢出然曾爲胡虜役不足重岕矣
今當事者堅言西域曆法精愳未敢盡信也觀
元時西域曆人有奏五月望月當蝕者楚材曰
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言

不蝕卒蝕八分可以驗矣

耶律楚材初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中田稅每畝二升上田三升下田一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千斤此特鹽價太賤無爲其他使後世能遵之萬世之利也

元英宗遇弒後即位詔曰薛禪皇帝可憐見嫡

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剌爺爺根底封
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箇大斡耳朶及軍
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着薛禪皇帝聖旨小心
謹愼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麽勾當裏遵守
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
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斡耳朶裏委付
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着扶立了兩箇
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

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生天了也麽道遊南諸王大臣軍上的諸王駙馬臣僚達達百姓衆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地的體例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比及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

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寧早就這裏即位提說上頭從着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朶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此其本色文章也中華何嘗相率而臣此輩豈不悉死諸君子猶不努力安攘乎

余嘗言天下道路兵家之扼要如蘇生之揣摩至矣然皆在局以內唯用海則在局外而首尾

皆應雖南北萬里而敵不能防觀金履祥儒者也于南宋迫襄鄧之時請發重兵繇海道直趨燕薊以擣其虛則襄樊之師不攻自解且備具海船所經郡邑與巨洋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終莫能行其後朱瑄張淸獻海運之利所繇海道視履祥所上書咫尺無異云後世之士亦當思余言矣

[illegible]

野航史話卷[illegible]終